

你又回到我的心上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你又回到我的心上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辑

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

山中岁月 安妮宝贝 / 002

愿为果 雪小禅 / 006

烟火人生 唐流苏 / 008

一座腌制的村庄 禾源 / 010

老家 林特特 / 015

弱者的城市 吴安臣 / 018

南方以南：村庄 黄海 / 021

诗意旧生活 卫宣利 / 024

玛多的云 马新朝 / 026

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/ 028

故乡里的异乡人 苏友贞 / 031

父亲的那件衣服 刘墉 / 033

择一城而终老 冯唐 / 035

爱到无力 丁立梅 / 037

与虫共眠 刘亮程 / 039

爸妈和一群鸡的乡下生活 南在南方 / 041

寂静，因为一头牛 罗丹 / 043

一 赢 刘心武 / 048

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 崔永元 / 050

春 联 王尧 / 053

第二辑

旧物上的时光

旧物上的时光 嘎玛丹增 / 058

你又回到我的心上 希子因 / 061

思 念 刘轩 / 064

北 地 衣水 / 067

喝酒的人 李娟 / 070

纸上的祖先 张利文 / 075

母 语 石红许 / 082

普通人的 2012 叶倾城 / 086

村庄的秩序 王玉玺 / 088

站台上的叫卖声 爻俏 / 091

草像村庄的主人 王宏哲 / 093

刘家村的核桃熟了 马国福 / 096

有个老头爱裸奔 杏林子 / 099

忠实的星辰 李翔 / 102

白菜，在庙堂和江湖的日子 森林的火焰 / 105

- 父亲蒸酒 向善华 / 108
- 母亲，我怎么让你等了那么久 刘继荣 / 112
- 稻草人 李雪峰 / 116
- 回 家 龙应台 / 120
- 城里人与乡下人 毕淑敏 / 122
- 午夜之会 杨献平 / 125
- 失 母 席慕容 / 129
- 棉被上的流年 若荷 / 131

第三辑

老去不浪漫

- 老去不浪漫 丁立梅 / 136
- 街 道 戴天孚 / 138
- 骑 士 卢一萍 / 141
- 人 情 安妮宝贝 / 145
- 初恋到暮年 石嘉 / 147
- 乡村老井 刘忠献 / 151
- 有诗的夜晚 蒋建伟 / 154
- 火铺上的烟火日月 浅草无言 / 159
- 京剧想象 贾颖 / 163
- 妈不敢哭 倪萍 / 167
- 相 亲 李占祥 / 169

- 雪夜禁食 沈宏非 / 174
翡翠如意 肖复兴 / 177
爱说笑话的剃头匠顺子 李登建 / 181
老爸成了小孩 周云蓬 / 186
老妈乱炖 江村旧年 / 190

第四辑

村庄的声音

- 一条沟 李方 / 194
村路怎能不弯呢 余世磊 / 197
乡间秘方 马召平 / 200
村庄的声音 李万辉 / 204
下辈子，让咱俩换过来 叶翩翩 / 208
父亲走了 杨爱芹 / 213
冬日暖炉会 韩良露 / 217
五 叔 王定玺 / 220
为 谁 龙应台 / 224
三升黄土照看一个孩子 张石山 / 226
过 冬 张抗抗 / 229
芭蕉花 郭沫若 / 234
闯西青 裘冬梅 / 237
月亮是乡村的一枚印章 春天的声音 / 241

纸 钱 李雪峰 / 244

大地的酒浆 程宝林 / 248

第五辑

我对黑暗的柔情

八岁孩子的坚硬 周大攀 / 252

我对黑暗的柔情 迟子建 / 255

筐箩里的温暖 杜怀超 / 257

母 者 简媜 / 260

铁皮房 王十月 / 262

我不是个好儿子 贾平凹 / 265

冬 花 邵火焰 / 268

乡野深处 张莹 / 271

过年的母亲 阎连科 / 274

值得一个国家尊重的头脑和灵魂 柴静 / 278

怀念一头叫老黄的牛 连谏 / 280

土 盐 任林举 / 284

老杨头和他女儿 黄泽 / 288

摔老盆 江岸 / 291

一个人的旅途 陈丹燕 / 294

变 迁 李佩红 / 297

稻草垛 钱红丽 / 300

秘密的地方 林清玄 / 302

半堵墙 徐迅 / 305

远去的马车 沉香 / 309

消逝的钟声 史铁生 / 311

第一輯
那些歌声
洋溢的日子

山中岁月

文 / 安妮宝贝

小时候，印象最深的事情，是到乡下外婆家过年。

每年春节村里的祠堂都会唱上三天的戏，全村的人都会聚在那个古老的大祠堂里看戏。

祠堂门口是很大的一棵老树，树下面有人卖葵花子、黄萝卜。那种腌过的大萝卜，咬一口清脆而爽辣，小孩子都把它当零食吃。戏台很大也很旧，脚踩在上面还会“咚咚”地响。台上的人穿漂亮的古装，演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爱情，台下的人也跟着长吁短叹。

外公常常带我去看戏。那时我是从城市里来的小女孩，穿整洁漂亮的衣服，和村里的孩子不同。每次深夜戏结束的时候，我都是趴在外公的背上昏昏欲睡。模糊中记得很多人一起走在田间的小路上，有清香的泥土气息和手电筒晃动的光亮。有人过来撩起盖在我头上的围巾，仔细地看我的脸，然后轻声问外公：“是美的女儿吗？”美是我妈妈的名字。妈妈是这个幽静的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里第一个嫁到城里去的女孩。

外公外婆一共有五个孩子。外婆信奉基督教，每个周日她都要带着我走很长的山路，去镇上的教堂做礼拜。

晚上我和外婆睡在她的大木床上，外婆的大棉被是用洗得很旧的白棉布缝起来的。她在灯下轻轻地唱赞美诗，然后在黑暗中祈祷。

外婆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娇弱的女人，有雪白的肌肤和美丽的眼睛，常常在整洁的短发上别一个漂亮的发夹。她喜欢种一些花草，在家里的庭院和平台上，种满了牵牛花、太阳花、茶花、栀子花和兰花。

黄昏的时候，她煮一大锅南瓜和红薯，喂一头大母猪。她还养了一些鸡和鸭。

外婆心灵手巧，会做好吃的糯米团子，豆沙馅的或咸菜笋丝馅的。还有每年过年时，她都自己炒花生和葵花子，做红薯片和冻米糖。这些都是乡下常有的零食。

夏天的时候，她喜欢把菜瓜、西瓜放在井水里，睡完午觉，拿上来吃是冰凉的。晚上在屋顶平台上放一张大凉席，仰躺着就能看到满天星光，有时还可以看到流星。外婆那时就一边摇着扇子，一边给我讲《圣经》里面的故事。

每年假期，我都会向妈妈提议去外婆家里住上一个月。田园的安谧和恬淡，以及与大自然的无限贴近，是我心里最大的快乐。

我和外公一起去刨土豆、采西红柿、摘豆子，赶着鹅群去山上吃草。清澈见底的溪水下面，有成群的小鱼儿在游动。

有一次我和外公一起去采兰花，他带着我爬上很高的山坡，一直走在幽深的山谷里，因为野生的兰花生长在很偏僻的地方。外公说，他那一次在山顶看到山的另一面是一个很大的水库，安静明亮，在太阳下就好像一面镜子，映着蓝天白云，仿佛世外桃源。在竹林里有清凉的山泉，削了竹筒，可以盛水来喝。清脆的鸟声，在寂静的风中回荡。

对于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，能拥有这样的童年经历，我感觉是幸福的。

我在乡下最好的朋友是招娣，她是我妈妈小学同学的女儿，家里很穷。

招娣的大眼睛漆黑却带着忧伤，她来找我玩的时候，身后总跟着一大帮她的小弟妹和她家的大黄狗。外婆不喜欢我出去，对他们说我在睡觉，我在里面非常失望。可是等外婆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悄悄跑出去一看，他们还等在那里，笑嘻嘻地看着我。

我们几乎爬遍了村子附近的所有大山，坐在山顶的大岩石上面，看远方的大海，放声大叫。

有时在堂屋里玩捉迷藏，招娣叫我躲到放谷子的大缸里，然后用簸箕把缸盖起来。

为了采我喜欢吃的野果子，她爬到荆棘堆里去，手上划得血痕累累。

仔细想起来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几乎是不说什么话的，也没有内心的东西可以交流，因为乡下的孩子都是简单而淳朴的。

她只是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地喜欢我，对我好。这也是我得到的唯一一份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感情。

后来很多年没有去乡下，我和招娣失去了联系。有一次她母亲因为生病，被我妈妈接到家里住了几天。她告诉我，招娣每次在我放假的时间里，都跑到我外婆家门外去等我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回去。

后来她妈妈死了。

招娣嫁到了很远的外村。她是家里的长女，和我一样大。

我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，拥有着这个美丽而深情的乡下女孩。

我的记忆里始终有她带着淡淡忧伤的大眼睛。

对于我们所承受的各自的命运，也许我们都应该是毫无怨言的。

长大以后，我很少再有机会去乡下看望外婆和外公。

工作以后，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汇给了他们，并在信里说，希望他们身体健康。但是田园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。很多时候，我都不太像一个纯粹的城市女孩，性格里有慵懒、恬淡的部分，喜欢植物，衣服只穿棉布，对自然的景色和季节的变换有细腻的感受。

花鸟市场是我爱逛的地方，和卖茉莉花的老头可以聊上半天。城市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被砍掉的那天，我一边看着，一边就心痛起来。

也许以后的孩子连稻子和麦子都不会区分了，他们丧失的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感受。

前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和妈妈一起回去了一趟老家。

坐了很长时间的长途车，我心里有淡淡的惆怅，旅途中不断涌起来的是外婆唱赞美诗的声音。

外婆种在庭院里的那棵栀子花树，已经长得很粗壮了。

而童年的好朋友招娣，也已经不在这里。

躺在外婆的木床上盖着大棉被，闻到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，睡眠是香甜安宁的。

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外婆照例早早起床，在房间里忙碌着，蒸馒头、煮红豆粥，厨房里水汽弥漫，外公往灶膛里塞柴火。他们的说话声和松枝燃烧的“噼啪”声，让我恍然又回到了过去。

我一个人爬到高山顶上，坐在大岩石上面，感受温暖的阳光和寂静的风。山上的映山红和洁白的野山茶已经开了，我会独自坐很长时间，不需要任何言语和思想。

在半山腰有一座石头垒起来的小庙，里面有刻在石头上的两尊佛，简陋而神秘。红烛边放着火柴，看到红烛熄灭，我又把它们重新点燃。

山中岁月，恬静地凝固了时光的流动。

那时我看袁筱一的小说《黄昏雨》，书中写道：“这是一个无情而苍白的时代，我们相信爱情，爱情背叛我们。我们相信真理，真理欺骗我们。”很难想象在一个女大学生的心底，会有这样沉重的感悟。但是，我喜欢她给那个女主人公安排的结局——在乡村学校里教书，为所爱的人死于难产。

在接近自然的地方，一个人也更接近他的灵魂。我相信这点。

当一个从城市的喧嚣烟尘里出来的人，行走在田野和山风之间的时候，他是否会感觉到灵魂在边缘游荡时的孤独。

而生活，是那么轻易地就会淹没我们。

愿为果

文 / 雪小禅

光阴的流逝中，总有清澈的梦想与感动。

小时候喜欢看外婆梳头。外婆年纪大了，可仍然爱美，把头梳得极光，别上簪子，如果有花，还要别上一朵，我在外婆的背上，闻得到桂花油的香气。

后来看母亲梳头。母亲有一头密而长的黑发，她不如外婆那样精致，总是胡乱地用牛皮筋绑住，匆匆地去上班，以至于我总是怀念与外婆在一起的闲情逸致，梳头是件极为正经的事情。

我十多岁的时候，外婆问我喜欢做哪种花？我说，当荷花吧。那么明丽、那么清澈，而且出淤泥而不染，何况，我外婆家的房前屋后全种满了荷花，到秋天又能采到莲，我极爱吃外婆做的藕片，还有藕粉。外婆就笑了，说，做荷好。

再大一些，我便不愿意做荷，觉得它有些娇气，非水中不生。那时我愿意做一枝田野山间的花，在长满草的路上，忽然能看到野生的我。我觉得那一定是具有极旺盛生命力的，何况我正叛逆，十六七岁，把牛仔裤剪了很多破洞，把头发染得乱七八糟，然后和母亲因为小事斗嘴，于是离家出走。

所有少年时的逆反我都有过，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从小便是。少年时，我朋友少，常常一个人跑到城上发呆，那城上有吹箫的男子，我们四目相对，好像前世就认识。因为过于孤僻，我竟然说话结巴，一紧张就不能成语。后来看电影《钢琴别恋》，女主角也是哑的，她说，神说，哑的东西都是好的，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归于寂静。

那时我才不再那样自卑。

外婆去世时我正在石家庄读大学，闻讯后连夜坐火车返回，扑到外婆身上号啕。

她说没去过北京，我应了她这个假期带她去，可是，居然又没有去。我和男友去了北戴河，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，以为时间还有好多，外婆最后对母亲说，把这个玉镯给莲儿。那个玉镯是祖母绿的，当时她娘家最厚重的陪嫁。因为戴了一生，玉镯已经变得碧绿。外婆用自己的一生养了一只玉，然后嘱咐自己的女儿交给自己的外孙女。

我凝视着外婆的脸，看着上面的皱纹，一条条沟壑纵横，我才明白，我真正要做的是什么。

是的，我要做一枚坚果。

厚重的皮柔软的心，历经秋霜和冬雨。我不愿做那样娇嫩的花了，愿为果，扛一生的风雨，在阡陌纵横的人世间，积天地的精华，忍世间的雨雪风霜，终成一粒坚果。

哪怕，这粒果是最瘦最弱最小的一粒。哪怕，它是不被人看中的一粒。

我亦想做一枚果。

就像外婆，用自己勤劳的手哺育四个孩子，她替人当过保姆、洗过衣服；而母亲跟着父亲流离，一生奔波，没有喊过苦没有喊过累。她的工作永远是第一的，家里的奖状贴满了墙壁，因而忽略了我 and 弟弟，曾经有几年，我如此地抱怨，甚至觉得母爱是如此遥远，可是有一天我忽然看到了她的白发。

还有比做坚果更动人的吗？

它不好看，甚至不讨人喜欢，它饱满或者干瘪，可是它却具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，把光阴的精华慢慢凝聚，一滴滴浓缩，它很坚硬，可是，如果入口，它很醇香。

愿为果，可以收了日月的光华，可以把红尘中的喜怒哀乐放在里面。愿为果，可以坚强而不妥协，抵挡外面的风雨雷电。愿为果，可以在小小的壳里，温暖自己的一生。

哪怕飘零枝头，也是一枚果。它不会轻易如花样凋谢，它也许还会在来年生根发芽，等待另一季。

烟火人生

文 / 唐流苏

朋友刚从欧洲回来，以为她会一脸幸福地讲述欧洲历史，她却痛苦地说不知道什么是饱，就知道天天饿，也不知道欧洲人民是如何生活了这几百年的，简直生不如死！

在北京认识一个外国朋友，到后来放弃自己在祖国培养好的味蕾，执意要娶中国媳妇，并且定居四合院，吃卤煮火烧和褡裢烧饼，围着燃炭火的锅子吃涮肉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。他每次见我们都用不流利的中文说：“中国人真是会生活，过着像童话一样的日子。”

于是中国餐馆开到世界各地，哪里有中国人，哪里就有中国餐馆。才不和外国人一样，不动烟火，几片粗面包，加点沙拉和黄油就是一顿饭，想想都会郁闷得发疯。做了中国人之后，再去做外国人，只在味蕾这一点上，就有无限的思乡情结。小时候培养的味蕾几乎跟定人的一生，到死也怀念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：细碎的绿色葱花漂上来，有香油点点滴滴，西红柿三四片，鸡蛋乖巧听话地窝在面里；那面，是前夜和好的面，已经筋道十足，被母亲用擀面杖一下下地拉长。以后漂洋过海多年，再也没有吃到过。

我小时候，有一家人做臭豆腐，祖上流传两百年了。满街的臭，可是真是好吃，连“六必居”都赶不上它的臭。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臭、那么香的臭豆腐——也就是中国人，能把香和臭统一得这样完美：一边臭着，臭得难遮难挡；一边香着，香得绕梁三日。臭豆腐在中国餐饮文化中和谐统一得让人敬佩，似一对吵吵闹闹的小夫妻——吵得离不得，可以彼此斗嘴抬杠，既甜蜜又苦涩，斗了一辈子，一回头，已经老了，老了，仍然吵——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九十有三，还吵着要离婚。我听着要笑，想起那块历久

弥香的臭豆腐，只觉得生活这样地有滋味，真实的生活一定是又香又臭的。

一位离婚的朋友，忽然有一日醉了，扑到桌上哭，却说了一句温暖的话：“我忘不了她的烧茄子啊，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烧茄子……”话虽然俗，可是如此真，他习惯了她培养起来的味蕾和菜的味道。

吃出来的感情也有很多。有一朋友，平常最好吃，她在别的男子面前是太馋的女子，但在他那里，落得个懂得生活。后来她用自己的舌头赚钱，去各大酒楼品菜，当然也收获了爱情，但真正的爱情和美味却是在最寻常的一粥一饭之间。她亲自煮了一锅粥，佐以自己做的两个小咸菜，一个是秋后小黄瓜做成的酱菜，另一个是泡好的小辣椒，微辣，俏皮地摆在盘子里。简单的饭食原来这样生动，其实最寻常的日子哪里是那些大餐，最草根最家常的食物才能养人一辈子。也许，他到死怀念的只是一碗黏米粥，粥里有百合，还有她站在旁边，小心看着锅，别让热粥溢出来。

人生也许就这样淡，到最后，落实到一粥一饭间，如此踏实妥帖，丝丝入扣。那所谓的山高水远，其实与自己的生活，差了很多。